



董 府：旧迹里的风雨沧桑（下）

王淑萍

中国达官府邸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宁夏民间素有“有钱不住东西房，冬不暖来夏不凉”的谚语，而董府每个小四合院里的正房都是坐西朝东，门与窗皆面朝东方开开合合。这种坐西朝东的坐向与封建官宦住宅文化格格不入，引来各种质疑和猜测。一种说法是取紫气东来之意，一种说法是董福祥以这种方式向朝廷表达忠心。于宁夏而言，东北方向是朝廷所在北京的方位，董福祥将自家大门东开，或许就是一种表白；即使革职还乡，但为巨一颗忠心永向朝廷。两种说法虽都有道理，但梳理董福祥一生走过的路，后者也许更符合一个朝廷武将的心意。

从前院到后院，从祖先堂、宴客房、夫人房、书房到粮仓、碾房、磨房、厨房，在董府院套院、房连房、回廊接回廊里轻走轻叹，叹房屋之多，叹工艺之精，叹世事难料，叹百年风云，也叹董福祥四房太太却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时光有痕，每一间房，每一张床，每一丝蛛网都如浸了水的墨，将透未透地依稀勾勒着百年前董府的模样。那些家眷仆人，那些大兵小将，那昔日色彩艳丽的窗棂前，也曾留下一个女子的惆怅，那古朴的书房里，也曾传出书声琅琅……深深庭院，巍巍高墙，得意的时候将骄恣溢出院外，失意的时候将惆怅深藏院内。喜欢这样的高墙大院，隔离不住时光，却隔离住了墙外的是非与喧嚣。推门，是红尘滚滚，关门，是锅碗瓢盆。立地仰视，如入城堡之中，凌空俯瞰，一

个“喜”字入眼，这般匠心独运，令人惊叹。

据说，董府初建之时，规模远比现在看到的更宏大，更壮观。除了现存的主体建筑和府墙，还有宽阔的府郭和蜿蜒流淌的护城河。只是时光无情，府郭已被时间的车轮碾作细尘，四散在吴忠大地，而淘洗过董府兴衰荣辱的护城河，也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只有厚重的寨门，反反复复地开开合合，迎来送往，将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悲喜欢忧一遍遍讲述。

人之一生，浮浮沉沉，谁也无法预料命运之舟会将自己载向何处，时代大背景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许多选择，不一定是自己的真实意愿，或许无奈，或许情愿，或许言不由衷。董福祥戎马一生，经历复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曾因不堪忍受清朝廷腐败统治和压迫聚众起义，杀官劫库；但兵败投降湘军刘松山后，转而扶清；追随左宗棠参加收复新疆的战役，屡立战功；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他围攻外国使馆，血战正阳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赞歌；他曾为救灾、办教育慷慨解囊，1904年黄河河水泛滥，中卫、中宁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他还将一部分土地拨给灾民耕种，以度灾年；也曾以喧宾夺主之势，三千卫队环府而居，一时间乡是董营乡，村是董营村，街是董营街，铺是董家铺，世代生活在金积堡的民众不得不在董家的阴影下小心翼翼地谋生……

1908年，董福祥在董府安居三年后，突患重病，多

名京医、当地名医前来诊治，终是无力回天。弥留之际，他将平时积攒下的40万两白银上交国库，将1600多支洋枪运存宁夏，并最后一次上书朝廷，表示“未能尽晚年之忠诚，无以报朝廷为憾”。这份忠诚，让我想起了诗人陆游写在大宋的诗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百年风雨，世间早已变了模样，深院内，大红灯笼挂在高高的门楼上，竭力衬托着董府过往的热闹和繁华；高墙外，印着“董”字的旌旗随风飘扬，努力为百年老宅欢欣助阵。经历了土匪劫掠，驻扎过马鸿逵的部队，办过学，办过公，扛过了兵荒马乱，迎来了太平盛世，董府以宏大的规模、精湛的工艺和鲜明的明清建筑风格重新回到世人的面前，那些刻在一院一房、一柱一廊上的故事和心事被重新提起，有人唏嘘，有人感叹。而董府四周方圆几十里的村落已不是当年威严赫赫的朱府、姚府、贾府、李府、周府、杜府，而是民风十足的任桥村、郝渠村、关渠村、塔湾村、田桥村……附近的农民年年岁岁用地道的宁夏方言大声寒暄，内容无非是庄稼的长势和家庭的琐碎，少有人去打听董府有几多房屋，几多廊柱，几多随从，安居何处。只有董家的后人，或许会在某个夜深人静之时反复阅读家谱，从祖辈父辈的零星讲述里，还原那个在晚清风云里颠簸一生的祖先。

（作者系平罗县政协委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一 桶 方 便 面

伏国军

为了“改善”伙食，今天中午买了一桶方便面，在往方便面加开水的时候，突然一滴眼泪掉下来，不知道是幸福还是回忆？

想起那年，1996年秋天，我在甘肃嘉峪关打工的时候，我有个绰号叫“方便面先生”。企业里发不出工资，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每顿饭就靠一袋方便面打发。我们住在祁连山下，秋风嗖嗖呼啸在河西走廊无边的戈壁滩上，灌不饱我饥饿的胃，还有那思念家乡的情感。企业本身不景气，加上我们来自外地，生活很可怜，每月240元的工资扣没剩多少，还从月头推到月尾，吃不饱饭那是家常便饭了。

遇到休息日就和两三个同事相约去附近村庄老乡家蹭饭。记得有一次去一个老乡家，一对老夫妇，70多岁了，很热情，给我们端了一盘子苹果，我们愣住了，因为在我的老家来客人就端馍馍和罐罐茶，后来才知道，这里待客的就是水果。老乡的热情加剧了我胃里空空。不能白吃苹果，还得帮老乡干点家务活呀，挑水，扫院，就更饿了。

我们居住的房子附近有大量山楂树，经常摘山楂充饥，越吃越饿，但能填饱胃。食堂经常断火断水也断饭，方便面就是我们的美味佳肴。每月的工资最大支出就是买方便面。那时候，一包方便面一块钱，一个月断断续续也吃个二三十包，感觉很费钱了。我是属于“聪明的”，不单买，搞批发，一次批发一箱子，0.8元一包，一个月省了不少钱，再加上我每月吃方便面的频率远远大于他们，这就是“方便面先生”的由来。

回想那段时光，其实也很好，人生路上的经历越多、磨难越多，“财富”也会越多。比上远远不及，比下绰绰有余。在嘉峪关的工作生活，让我学会了吃苦、忍让和坚持。

离开嘉峪关已经有25年了，有时候还会想起那时候管理我们的经理，听说他是董事长的姐夫，姓张，我们都叫他“张姐夫”，具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不给我们饭、天天欺负我们的厨师“小兵”，听说用洗过羊毛的水给我们做饭，一张饭票就给打半碗饭，最后和我们打架屈服了，和我关系最后还不错，起码能吃到满碗饭了；除了几个老乡，对其他几个朋友的印象都模糊了，记不清了。感谢那段人生经历，2016年的春节前解散都回家，我和几个小老乡就在嘉峪关的一个小路口拦车缩在新疆到西吉的大班车上，因为我发高烧就在兰州中途下车，取药耽误了时间，最后换乘其他车回家。

时间很快，从刚出校的毛头学生，变成了中年大叔，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从娃娃变成娃娃的父亲，一个山里娃走进了城市，打工、创业、安家，娶妻生子，风风雨雨度过了前半生。

人到中年其实追求的不是那么多了，从以前的冲动变得冷静了，从以前的感性变得理性了，从以前的毛手毛脚也变得沉稳了。追求的物质越来越少了，也看淡了攀比、奢侈，以前追随的人和事很多，今天看看，最值得追求的其实只有内心深处的平和、健康和快乐！

前几年经济不景气，生意越来越难做，好多中小企业昨日生今日死。我算一个幸运者，企业还生存着，但不敢放松警惕，随时做好被市场淘汰的思想准备。只希望不要变成负债者，不要影响别人，不要对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留下骂名。

昨日的一袋方便面，今日的一桶方便面，间隔25年的变化，那时一袋方便面是生活必需品，是不得已的救命粮，今天的一桶方便面竟然是“改善”生活的调剂品。常忆昨日苦，珍惜今日甜。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委员）

绘画剪纸欣赏



▲《红珠飘香》

魏 红 作（金凤区政协委员）

◀《荷塘》



▶《半条被子》

田彦兰 作（吴忠市政协委员）

兔年九月九（通韵）

西 玉

兔年菊月九，寒雁渡今秋。
午饭胃肠饱，中休好梦酬。
五洲多事变，四海信息悠。
酒水茶一盞，豪吟渐渐收。

塞上秋寒

田连升

秋风一夜寒江天，
黄沙漫卷暗贺兰。
阅海烟波凌云渡，
清辉直上浮坤乾。

（作者系银川市政协委员、金凤区政协委员）

我不忍和秋天惜别

杨贵峰

午后，阳光照在身后的岩石上
我把一缕秋风安顿在山谷
转身回眸时
贺兰山岿然屹立
落叶飘零，草色枯黄
在这里，我不忍和秋天惜别

下山的途中
我看到一棵酸枣树
一棵佝偻着腰身艰难爬行的树
它正爬向大山
身背一个空巢
如一个西北汉子负重行走的家

返程的时候
贺兰山就在身后
我是被风推着走的
毕竟，在这里
我是一个不速之客

登山是为放空自我
再回到现实
下山的路依旧蜿蜒
我和我要去的那座城市
都走不出贺兰山的凝视

（作者系灵武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

解红慢·梦见石炭井

张海生

题记：石炭井，得名不足百年。不毛之地，因煤而起，因炭而兴，一度为西北重镇，工业摇篮。五十年兴衰，五十年沧海桑田。熟悉的味道，魂牵梦绕，挥不去，理还乱。今填《解红慢》怀之。

近邻阿善，漠北边，流沙荒滩润。开岩筑路，千军万马进深山。风餐露宿，丘壑当床银盘满。勒乌金裸露，鸣鞭炮，红旗漫。竖云架，傲苍穹，摩天转。采煤战，硝烟散弥漫。安身地洞几百炼，火红情趣炎，明亮经典。

曾记否，大沙河星繁，长虹店，艺术剧院开颜。兰山腹地，青松岭，月下花前。放任产量，宝藏萎缩资源断。关门户，息鼓扶旗，悲恸滑。兴时歌，苦中甜，情尤暖。影视镇，堪文旅可盼，桃花潭水游人恋。望青山玉带，天上人欢。

（作者系石嘴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